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吴江雪·都是幻
情梦析·莲子瓶演义传

[明] 吴门佩衡子 著

[清] 潇湘迷津渡者 著

[清] 佚名 著

[清] 佚名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藏書

I242

W8301

吴江雪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「明」吴门佩衡子 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89767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 / 朱阳, 张银堂主编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1.1

本书包括《粉妆楼》《红风传》《新民公案》《九命奇冤》等 48 部。

ISBN 7-5385-1824-X

I. 中... II. ①朱...②张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229 号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吴 江 雪 [明] 吴门都斋子 著
都 是 幻 [清] 潇湘迷津渡 著
情 梦 桥 [清] 佚名 著
莲子瓶演义传 [清] 佚名 著

出 版 者 ⊙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⊙ 长春市人民大街 24 号
电 话 ⊙ 0431-5640624
印 刷 ⊙ 长春新华印刷厂
开 本 ⊙ 32 (80 × 120 毫米)
印 张 ⊙ 13.5
主 编 ⊙ 朱 阳 张银堂
责任编辑 ⊙ 安春海
封面设计 ⊙ 龙震海
版式设计 ⊙ 王咏梅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1824-X/I·350

全套定价: 486.00 元 (本册定价: 18.00 元)

第一回 清闺约法 训子奇方

海棠凝媚愁春雨，最销魂，蜂蝶死。少女轻妆目如水，步步生春，盈盈十五，天限深情处。少年□□□无儿，一刻千金争似此。流水落花和泪数，宋玉□，东墙愁绪，千古还如许。

右调《青玉案》

这一首词乃伤春之作。到了春光艳丽、东风醉人时节，且销魂欲死，况于怀春女子、风流子弟，能不伤怀？

大凡男女到了十五六岁，自然别有一种幽情难向人说。男子交游酬酢，犹有放下念头时节；女子却深处香闺，一有他念，随你拈针刺绣、女伴嬉游，时时形之寤叹，不能释之于怀。所以，为父母的要揣知男女心事。预择年貌相称的对头缔结丝萝，一至当婚及笄时候，即为牵绾红丝，过门配合。使少年夫妇琴瑟静好，男无宋玉东墙之事，女绝司马琴心之托，便是家门之幸、父母之乐。

说话的，你却差了。□有室有家之愿，为父母者人人有之，难道除此婚配之外，别无防范子女之法？况婚配亦在及时，难道未婚配以前，任他优游过日。并无约束之方了？吾且慢慢说来，为天下训子女者详哉言之。

大凡生子，甫离襁褓，出就外傅，便是知识初开时候，就要把孝、悌、忠、信四字委曲讲明；晓得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有当敬的兄长，立心务要诚实，出话不可虚诞。自此循循做去，自然心体和顺、志气清明，日后犯上作乱之事自然永绝了。所以，不烦忧楚，

自然畏服；不待告诫，自尔奉令承教。此训子之法，也算极简易的了。

若防闲女子，比训子更费周折。幼时教他日事针指、娴习女仪，自不必说，一至六七岁时，就要加防闲。其防闲之法大约有十难：第一，须内外清肃，不许外人入内；第二，要闺范严厉，不许女子出外；第三，俊仆变童，不许令他常见；第四，远房兄弟和那表亲，不可令他亲热。那些中表兄弟，自从三四岁时一同嬉戏，过了数年，各有十二三岁了，父母也不觉得碍目，他也不避嫌疑。其或男爱女的姿容，女慕男的风流，在人面前倒装做一个木瓜的模样，心里两相情愿，往往做出事来，若娇红之与申生，不一而足；第五，三姑六婆，不许容他入内。那些三姑六婆，极易哄动这些女子，骗他财物，坏他声名；第六，伤春词曲，不可令他观看；第七，不正之妇，不可同他作伴；第八，不可容他拈弄笔墨；第九，不可纵他看戏；第十，不可放他出外烧香。此十件事，在下如何今日细述？只因后面有一个绝色女子，为了出去烧香，惹出事来，亏了后来立志刚决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；也亏所订男子，金石不渝，直至流离颠沛，不变初心。日后泥金报捷，奉旨赐婚，却将一床锦被遮过了，不致为人评论笑骂，反起人之羡慕赞叹。容在下铺叙始末，以成全传。正是：

闲将往事漫评论，多少风流事罕闻。

先把庄言垂训诫，愿君莫负此殷勤。

第二回 丘宜公鱼龙莫辨 江信生猫鼠同眠

南国莺花今更美，东风吹彻垂杨缕。惊眸万卉纵争妍，终古不磨情字耳。吴儿吴女多迁次，一样风流真绝世。天公难道竟无情，不使玉人成一处？

右调《玉楼春》

话说前朝，苏州府府城内柏梁桥有一大姓，姓江，名渊，字启源，是个府学秀才。当初原是徽州户籍，迁在苏城已有十数代了。到了江启源这一代，家事虽有二三千金，只是艰于子嗣，自从娶了陆氏夫人，年俱四旬，尚无一男半女。他夫妻两人各处去烧香求子，直至四十一岁上始得一子。因在支硎山烧香回来怀娠，取名观郎。生得眉清目秀，资性聪明，夫妻两口爱如掌上明珠。六岁上边，出不多几个痘子。就独延一位先生教他读书，取名江潮。那江潮一教就会，讲去就明，恰像读过的一般。父母与先生欢喜不胜。到了十二岁，辞了这位先生，另请一个秀才与他开笔。江潮颖悟非常，破承开讲，一挥而就，都是先生想不到的意思。先生大加称赏，江启源也暗暗喜欢，只不在儿子面前过誉，只恐小孩子家，长了他的志竟要自满，学问反不能大进。到十四岁，就成锦绣文章。

先生对江启源道：“令郎这样笔力，异日定成大器。只是小弟所学有限，他如今已是青出于蓝了，若是学生再叨承乏，反误了令郎学问。如今东翁须拣一位饱学的名士教他，方为有益。”江启源道：“先生说那里话？小儿甫得成篇，皆赖先生教导之力，正要时聆训教，点铁成金，如何就说辞别起来？”先生再三不肯。江老口

里虽如此说，心下也要易怀，只作顺水推船。

此时冬节已近，江老分付家中备了盛酌款待先生，殷殷勤勤，递了先生的酒，当做谢师辞别筵席。停了一日，先生要归，启源封了束修，兼备六盒盛礼，父子送先生直至舟次。先生下了船，江老就别去了。那江潮又立了半晌，直到那船望不见方才回去。这是他师徒十分相得，聚首数载，时刻不离。在先生，久馆思归，临别之时未必有依依顾恋之态；在江潮，平日仰赖先生训诲，犹如至亲骨肉一般，一旦分离，何等凄惨？又不敢向先生说，只觉得眼泪汪汪。

看官，你道世间弟子待师之谊都是一般的么？恐怕只有一个江潮情厚了，还有学生子怨着先生，做首诗道：

本是离笼鸟，翻成入槛猿。

几时方离别，坐破此青毡。

又有一个伶俐的道：“不好！不好！待我做一首好的。”说道：

世间恶物死即没，惟有先生死又出。

若要我们快活时，直等死了“掐不入”。

众人齐声问道：“什么叫做‘掐不入’？”那学生道：“掐不入者，老也。”

原来吴中的乡谈，父亲叫做老官，匏瓜瓢子老了掐不入，就摆来做称呼父亲的雅号。那学生子的意思，道先生死了一个又换一个，再死不尽的，不如老子死了，不请先生，我们方才快活。这句话是我耳朵里亲听得。这样学生子也是师徒。如江潮这样，世间绝少。

闲话休题，且说江潮，自从先生去后，终觉散淡了些。只是那江老的相识基多，那荐先生的荐书雪片也似的送来，江老一概不允。只有自己素所信服的一个府学中廪生秀才，姓丘，名隐，表字宜公，住在白蝠子巷，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名士，江启源自己去拜

了他，然后央个友人去说。那丘宜公见江家请他，学生一人，束修不薄，满心欢喜。外面假说道：“今年先是李阁老先生央人来聘，不期张阁老先生也来求聘，都说修仪六十两，节仪在外，学生因先应承了李府，未曾应允张府，为此两家争聘。我学生思忖起来：允了李老先生，恐张老先生见怪；允了张老先生，李老先生面上又觉欠情。因此两家都辞了他，宁可自己少了几两束修，也是小事。今既承江启老盛情，学生情愿比张、李二府少了二十两，就了他罢！”

那人回去，与江老说知，江老大喜。随即写帖：“谨具聘金二两、薄脯三十六金，按节奉上。”择了正月十六吉日到馆，就央这位朋友同了家人送去。丘先生受了聘金，留这位朋友与江使吃了一盏空茶，送了出门。到了十六日，江老分付，唤了一乘暖轿、两个家人，到白蝠子巷，去请了丘相公来。那丘先生比了前边的先生阔了一分，那江老也比旧先生加意一分了，少不得备酒接风。

过了几日，先生见江潮文字有了六七分学力，倒有十二分的才情，也不消把经书讲究了，只把几篇新时文讲讲。江潮先已透知脉理，先生大加赞赏，把江潮不当学生子看承，意似相资朋友看待，起他一个表字，叫做江信生。谁知江信生还是十五岁的孩子，笔路虽好，那孩子气未脱。前番先生是从幼儿管下他的，自然服服帖帖；那丘先生不但不加声色，反与他嬉笑，朝夕信生长信生短，与他猫鼠同眠。才学虽比起先的略高了一分，功课一些也没有了。江老十分恭敬，比那前番先生的待法，大不相同。这叫做：

俗人念佛不信，和尚放屁有缘。

始觉认真无益，不如随方逐圆。

第三回 江信生髫年入泮 陆氏母分付进香

莺花呈媚，春光欲滴，童稚风流秀色。嚶嚶出谷舌口簧。
香翰洒，泮芹轻摘。

支硎名景，慈悲法力，欲报金珠不惜。叮咛至再与娇儿，
多拜观音思德。

光阴易过。到了冬间，县考童生，江潮去考，县中取了第一名案首；府考取了第一名；到江阴去，提学准准也取了第十一名。并无一些线索，是真正真才入学了。江老夫妇欢喜不胜，就送十两纹银，一席喜酒，谢了丘先生，只道全是他的功德，前番的先生再不提起了。

江潮自从进了学，先生也或来或去，江潮又结交了一班同进学的少年朋友，名为会文，日日出去顽耍。先生再不嗔责，父母又道他进了学，已是挣气了，也不十分管他。过了残冬，来年加了束修十四两，共五十两，原请丘宜公。比了去年，江老愈加恭敬，先生越把学徒放松了。

一日，江潮的母亲陆氏对江潮道：“我与你父亲，半世为人，庸庸碌碌，四十岁上边还没有儿子；直到四十一岁上，感观音大士有灵，烧着了一炷香，回来就怀了孕，生下你来。故此，我与你父亲自周岁时就抱着你，夫妻三口，年年往支硎山还愿。你六岁时，那年桥边出痘的甚多，我许了大士白绫长幡一对，保佑你痘花无恙。果然你出不多几个痘子，你面上身上，疤痕儿也没有半个。上

年冬间，你将去考的时节，我请了观音纸马供养在家，虔诚祈祷，许了个愿心：若得侥幸入学，情愿弃舍真珠缨络一副，照前绫绸宝幡一对。果然，又感大士有灵，竟得入学。每年间，我同你父亲三口儿去拜谢佛天，今年，我们两个都是望六的人了，头眩眼花，不堪跋涉，你独自去还了愿心罢！”江潮听说，道：“母亲年年同去，为何今年要儿独往？老人家正该出去看看春景，寻些快活，怎么倒要住在家里？”陆氏道：“虽是你的好心，我们两个近日身子都疲倦得紧，实是去不得了。你去替我多拜几拜，待我们两个到得六十岁上边，再同你去拜谢便了。”江潮见母亲执意不去，只得唤下船只，陆氏备了香烛等物，并真珠缨络一副、彩绫宝幡一对，择了三月十六日到山。有诗为证：

为感支硎应所求，岂知年少爱风流。
至今南国多花柳，恍作离人一段愁。

第四回 吴小姐精通翰墨 雪婆子轻拨春心

谁说当年咏絮才，于今弱婉洵名魁。
春蚕叶尽抽丝巧，晚燕泥轻刷羽回。
南国美人今孰是？西川才子肯重来？
蜀禽血染江枫冷，纵系春心忍作灰。

不说江潮往支硎进香至期，且说苏州府府城内洛神桥有个旧族，姓吴，名洲，字涵碧，贡生出身，做了一任蓝田知县，辞职归家。年逾六十并无子嗣，只生得一位小姐，名晚，字逸姝，单讳一个媛字。生得宝润如白玉碾成，明媚如鲜花妆就，不但女工精熟，又且诗赋入神。年方一纪多三载，恰吴望望十五时。有词为证：

轻盈绰约，从容态度何曾学？多情秋水涵寥廓，一缕凝香，恍似天边落。

牡丹层雨烟为幕，亭亭仙子初临洛。愁人一顾魂销却，无限幽情，莫使成耽搁。

右调《醉落魄》

这吴知县与夫人李氏过于珍重，视女如明月之珠、连城之璧，不是过也。从幼儿请女先生教他识字。吴小姐资质聪明，五岁上边，女《孝经》，女“小学”都通本背过；七岁即会吟诗，虽未精工，却也清雅不俗。吴涵碧原是个老学，最喜吟诗作赋，见女儿有

此才情，道女先生识字有限，便自己朝夕与女儿把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讲究。他也还指望娶妾生子，谁知连娶二妾，绝无影响，吴涵碧叹口气，只索性休了念头，单把那如花似玉、最聪明的小姐朝夕训海。到了十三四岁，诗词歌赋件件精通，字儿又学就了卫夫人的笔法，春笺红叶，题咏来都是不经人道的。涵碧见了，十分赞叹，只是不好向外人表白。

一日，吴老因朝中有个献蛟都督立了军功，朝廷封他为定远侯；闻得吴涵碧大名，聘他到京，要作一篇祝功颂。吴老坚辞不去，被他奏闻圣上。来召，着为幕府记室。没奈何，只得别了妻女，往京中去了。只留夫人、小姐与侍婢晓烟、轻绡、非雾在家过日。

一日，正值春天，晓烟这丫头对着小姐喜孜孜细看，小姐笑道：“痴丫头，怎么目不转睛的只管看我，是何缘故？”晓烟含笑：“我爱小姐的娇容，真正天姿国色，眉目之间，一段秀色可餐。令晓烟也销魂欲死，不知后日何郎侥幸，得配仙姿？”小姐嗔责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！怎就这样没规矩？我与夫人说了，打你这贱人下口来！”晓烟跪着道：“小姐平日仁慈，故晓烟如此说；若晓烟得罪，小姐自加责罚，不要禀着夫人罢！”小姐道：“你这言语憨直，我因此要认真。如今且饶你一次，日后再不可如此！”晓烟见小姐气平，立起身来，道：“西园有一株西府海棠，目今盛开，待晓烟折取一枝，供在妆台，小姐作诗一首，以纪春闺幽思如何？”小姐道：“你去折来。”晓烟道：“今方三月初旬，芳菲满园，香气凝烟，不但千红万紫，又兼燕语莺啼。我和小姐日日闲守兰房，只恐虚度光阴，有辜春景。意欲请小姐到园中赏玩片时，未知小姐意下如何？”小姐道：“女孩儿家未可轻易闲游，须要禀过夫人，方好走动。”

晓烟随去禀明夫人。夫人命小姐的乳娘柳婆伴小姐园中去，又分付管园的老儿，一概童仆、男人不许混入园内，让小姐进去游玩。小姐和晓烟欢欢喜喜，同乳娘进了花园。轻移玉趾，转过几带竹屏风，都是蔷薇、木香牵满，香气袭人。到了藕池边，步到石桥上，看见金鱼无数，在绿藻中戏波吹沫，小姐凝眸注视良久。

赏玩移时，小姐道：“回去了罢。”晓烟道：“小姐忘记了，还

要到南亭上折西府海棠来。”小姐闻言，又要同去，隐隐见花丛中一个老嫗、两个丫环在那里夺花喧笑。小姐行到相近，认得是穿珠点翠的雪婆，两个丫环就是夫人身边的轻绡、非雾。三人见了小姐，拥向前来，雪婆道了万福，小姐略略答礼。雪婆道：“小姐多时不见，一发长成得天仙一般样了！为何老身常常造府，不得见小姐芳容？失于恭敬。”小姐道：“我每常只在闺房刺绣，并不轻离寸步，就是老爷夫人那里，吩咐也不消问安视膳，所以准月日不出房门，婆婆何由得见？”雪婆道：“老身今早到府，承夫人留吃中饭，同两位姐姐到此折花，不想得见小姐，是老身有幸了。”口里说话，已随小姐行至海棠花下。小姐看那花正在含蕊之时，枝枝鲜灼，嫣然凝媚。小姐正在注目间，那两个婆子与三个丫环互相争折，大家扳折一枝。小姐接晓烟这一枝在手，细玩不已。雪婆道：“海棠虽娇媚，那里及得小姐的玉容？比花还胜百倍。花也造化，得小姐的春纤亲执，玉容把玩。花若有知，也应含笑相对。”晓烟道：“雪娘休得胡言！只恐恼了小姐哩。”

雪婆道：“我是实话，小姐难道倒恼起来？”晓烟道：“方才在绣房中说了小姐标致，她嗔怒得了不得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是慈善的，决是你自己不是，触怒小姐。”说话间，小姐道：“进去罢。”众人都跟了小姐进了后门。

众人往夫人那边去了，雪婆竟随了小姐进了香房。小姐叫他坐了，雪婆道：“小姐，你生在做官人家，珠围翠绕，文墨精通，第一花容，世间绝少，西子再生，杨妃复出，也当拜在下风。但是几年之后，必得状元官人非常福分、通天才学，方才配得小姐。此等大事本不可轻易的。只是小姐这般工容德性，日日兀坐闺中，当此春光易过，可不埋没了人？”小姐道：“雪婆婆说那里话！我自长了十五岁，并不晓得外边光景，想来也没有什么好处，与家中总是一般，有什么埋没？”雪婆道：“你这样老成，老身也从不曾见。李阁老的小姐、张状元的夫人，前日都兀坐不过，唤了画船，在支硎山随喜，抵暮方回。那两家老爷都不嗔责他，倒说道：‘人生一世惟年少，一岁春光有几时？’反叫他到灵岩、邓尉诸山，胜境都游到哩！那李阁老的二小姐年纪比小姐倒长一岁，才貌也是绝世，前日也是

老身陪伴了他到支硎山游玩。他带着笔砚去，见了支硎胜景、士女喧游，题诗三首，老身都记得在此。可要念与小姐听？”小姐听说吟诗，正投其意，便对雪婆道：“婆婆，你快念来，待我写在花笺，方好仔细玩味。”雪婆念道：

深锁清闺十六年，不禁愁绝暮春天。
今朝也逐寻香蝶，绿水垂杨映画船。

第二首道：

接道香奁画丽人，绮罗珠翠不胜春。
幽情欲向春光诉，退步逡巡翠黛颦。

第三首道：

收拾春心别梵王，一钩新月载归航。
红颜自是甘零落，莫学啼鹃哭海棠。

雪婆念声未绝、小姐早已写就，大加赞叹，说道：“世间也有如此高才女子，恨不能覩面请教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不要过誉。且实说，李小姐才学果是何如？”小姐赞道：“他的才学不但高出时人，直拟唐人手笔，可惜埋没深闺，无人识得。”雪婆道：“小姐，我老身也识得几个字，虽不知诗，那些山歌曲子也曾记得。往常见文人墨客，就是名士场中吟诗作赋，也要吟哦半晌，并没有李小姐这样捷才，提起笔来，不假思索，一挥而就。小姐，你的才学虽好，老身也不曾面试，如小姐不弃，也求和三首。若又是捷才，也见得天下佳人原有一对。”小姐道：“我看他诗中无限伤春，格调虽高，恐非女子所宜有也。”雪婆道：“你才见这诗，就知李小姐的心事。他因误配匪人，虽未出阁，心中怏怏，恐渐成不起之疾了。”吴小姐不觉失惊道：“他已许了什人？”雪婆道：“她因父亲掌朝，有个猷蛟都督立了军功，封了平远侯，圣旨命李阁者与他联姻，他父亲只得许了平远侯的公子猷赫腾了。那猷赫腾生得身躯长大，面目怕人，李小姐闻知不是对头，所以忧伤成疾，朝夕泪流。昨日敬拜梵

王，悲咽不胜，已打点作辞世之人了。可怜！可怜！”雪婆说罢，吴小姐也掉下泪来，道：“天生美才，如此薄命，不知他平静日诗章多少，可曾传留人世否？”雪婆道：“他极是面重，就是父亲也不肯与他看，诗词歌赋积成满箱，对老身哭诉，说道尽要付之祖龙了。不知祖龙是那一个？”吴小姐道：“付之祖龙是烧毁的意思。可惜！可惜！我道所天不偶，也是命该如此，若得诗文垂于不朽，后人读遗篇凭吊，也觉虽死犹生，怎就忍焚化？”雪婆道：“小姐，你既有意怜他，何不和他的韵？待老身拿去，也见知音。”

小姐正在技痒之际，叫晓烟磨浓了墨，提起笔来，轻拂花笺，一挥三绝：

万种愁思误少年，日长难禁绿杨天。
春光一度曾游览，风月应知载满船。

其二：

可怜今日镜中人，寂寂空闺过一春。
为向月娥寻丽景，如何回首即长颦？

其三：

莫把春心诉梵王，怨情无限系归航。
汉家青冢今犹在，终古芳魂泣海棠。

后写着“吴氏逸姝步韵”。即念与雪婆听，雪婆道：“小姐，你做的诗更觉好听。”小姐道：“我是效颦，那里及得李小姐来？”晓烟道：“适才说的西府海棠诗还不曾作。小姐乘此诗兴，对此娇花，一发题咏。”小姐听说，果然再拂花笺，不假思索，又题《咏海棠》二绝。

其一：

泣露凝香最可怜，不胜春色媚朝烟。
清霄借得姮娥泪，含怨东风误少年。

其二：

的的嫣红无限姿，露华清绝一枝枝。

枉教容色能倾国，憔悴长门暮雨时。

小姐吟就，后写着“吴氏逸妹题”，又念与雪婆听了。雪婆假做知诗，极口称赞，竟将两幅春笺拆好，藏在身边锦囊之内，说道：“待我后日拿去与李小姐看。”吴小姐道：“做得不好，恐李小姐见笑，莫拿去罢。”正要将手去抢，只见轻绡捧着几品肴馔，非雾捧着一小银壶陈酒，与小姐吃点心。见了雪婆道：“雪娘娘，你还在这里！夫人叫我们没一处不寻到，如今快出去同柳妈妈吃点心。”雪婆道：“我老人家今日有福，与小姐贵人亲近，不觉话浓。我也不出去罢。”竟掇着机子傍席坐了。小姐只得说道：“就在此吃些罢。”三个丫环乱嚷道：“雪娘娘怎么与小姐同吃？快往处边去！”雪婆笑道：“老身人虽不像样，李阁老家的小姐，还有张都堂、牛总督的夫人，老身都曾陪过。”三个丫环执意拖他出去，小姐喝住了。小姐就讨一副杯箸与他。小姐只饮得两小犀杯，那婆子一小壶都酌完了。轻绡又添酒来，道：“雪娘娘好酒量！夫人说，再暖壶新辣酒来，与你吃个醉哩！”婆子道：“多谢！”一直吃了两壶，却也有些酩了。

吃罢点心，丫环撤去。雪婆带着酒兴，说来都是风月之谈；又着实劝小姐支硎山去烧香，说得十分动兴。小姐一来春心已动，二来因谈诗投其机窍，甚是喜欢，亦微微有些酒意，但见他：

目凝秋水，脸晕朝霞。微笑时，似含露娇花；独立处，若芙蓉出水。冰神月彩化温香，雾縠轻绡笼暖玉。傍人洵是多情种，飞去应惊天上仙。

小姐当时说道：“我一向原有愿心，要往支硎山观音大士前进香，因老爷不许。今老爷京中去了，禀了夫人，自然肯放我去的。”雪婆大喜，即同小姐出了兰房。

见了夫人，道：“老身今日天大福分，得与小姐天仙亲近。多谢夫人厚情。着实相扰。”夫人道：“家常茶饭，何扰之有？”雪婆就启口道：“小姐青春十五，并不曾出门游览。方今暮春天气，烧

香的甚多，任你李阁老、张状元的夫人、小姐，也都出去烧香祈福，小姐也该出去看看春光，礼拜佛天。”夫人说：“小姐两年前要到支硎山观世音大士殿进香，老爷不肯，未曾去得。今老爷上京去了，他如今也日日要去，你又去动他的兴！”雪婆道：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春光明媚能几时？况且进香是增福延寿的正经功德，夫人也该去去！”夫人道：“我是老年人了，少时已曾去过两次，今又有些小恙，老爷又不在家，不能够去了。小姐要去，趁老爷不在家，去亦无妨。但早些去了早些回来。”小姐见夫人允了，心中甚喜。雪婆道：“明日好日，就是明日，待老身陪了去罢。”夫人道：“还是另择一日，唤了游船，雪婆婆陪去，我方才放心得下！”雪婆道：“小姐文墨皆通，自家择了一个吉日罢。”小姐命晓烟取过历日一看，说道：“今日是三月十四日，后日十六日正是黄道吉日，就是后日罢！”夫人已允，雪婆道：“老身今日且去，到后日早来陪小姐去便是。”这正是：

芳心不被游蜂引，怎得幽香过粉墙？